

印尼華人於是回到台灣

印尼科學機構研究員黛維女士，以三個月時間，來台完成研究報告，為五十年前印尼歸僑返台的行動留下記錄。

郭奇榮

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印尼蘇卡諾政府排華，使華僑面臨生計及發展的威脅。尤其是右派華僑，更遭到殘酷的打壓：關閉及接收正義華校、僑團、報社、大企業等。於是迫得生計無著及危機感甚重的華僑，毅然離開居住甚久、並在斯土養兒育女，開展基業的印尼。這幾年間，約有十萬人回到中國大陸，另有約二萬人回到台灣，在陌生的祖國重新摸索生計，安身立命。

這種因政治因素而引發的大量人口移動，當時曾造成國際間不小爭議及新聞。如今，五十多年過去了，在印尼的華人似乎已將同族的狼狽慘淡忘，現在的印尼人幾乎不知曾經發生這種事，事實上也是，至今印尼的一般歷史文獻或報章上，也看不到有這些記載。歷史是無情的，讓許多事灰飛煙滅。

黛維·莉士建寧格藍女士 (Dewi Riskianingrum) 為印尼研究機構區域

資源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Regional Resources - 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 的研究員，在該中心服務多年，獲有碩士學位。數月前接受同事建議，決定以五十年前印尼華人來台移民的事件做研究。當時的這批印尼華人為甚麼到台灣，這種疑問成為做此研究的主要動機。得到單位的同意後，於二〇一二年三月中旬來台，並於七月六日結束採訪研究，返回印尼。

結束行程前，黛維女士也初步完成她的研究報告，並將研究報告留兩份在印尼歸僑協會。她的研究報告是用英文寫的，連附註共二十五頁。報告題目為「...Then we shall Move...」

Indonesian Chinese Returning to Taiwan, 1950s - 1960s」。筆者把它譯為「印尼華人於是回到台灣」。黛維女士在台期間，除了到國家圖



圖為筆者郭奇榮與黛維女士合影。

書館尋找資料，到包括僑務委員會等有關係關外，並參訪印尼歸僑協會。在協會舉行聚會時也乘機作廣泛的訪問。此外，她也特別作了選樣訪問與問卷調查。選樣訪問她訪問了三個人，二位男士一位女士；問卷調查，發出五十份問卷，回收四十八份。問卷調查文件，由目前在政治大學念博士班的印尼女同學幫忙翻譯成中文。

全部報告分五章。如下：

第一章：印尼華人面臨的動盪局面。

第二章：華人在印尼的處境。

第一節：荷印時期的華人。

第二節：蘇加諾時代的華人，一九

四五年到一九六六年。

第三節：印尼華人在兩個中國之間

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五

第三章：三位印尼華人回到台灣的生

活。

第一節：尋找更好的教育機會，一

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時

期的印尼華人學生。

第二節：尋找更美好的明天（離開

印尼的原因之一）。

第四章：在台灣印尼華人的懷舊情

結。

第五章：結論。

黛維女士在結論中指出：回到台灣的印尼華人，印尼生活習慣及文化觀念已深入生活中與心裡，在台灣又要接受新的模式，形成複雜與豐富的人格。他們前往台灣後，在政府的歡迎、寬容之下，也漸漸的融入台灣社會，連氣候變化也接受了。同時，因繼續的接受更高

教育的結果，也讓他們對台灣社會作出貢獻，扮演重要角色。

她表示，在台灣印尼華人，他們已融入台灣的生活方式，也自認為是在台灣的中國人，但面對印尼時，雖然印尼政府所加給他們限制與手段曾令人不愉快，但印尼的記憶一直在他們心中，難以忘懷，因為他們曾經生活在印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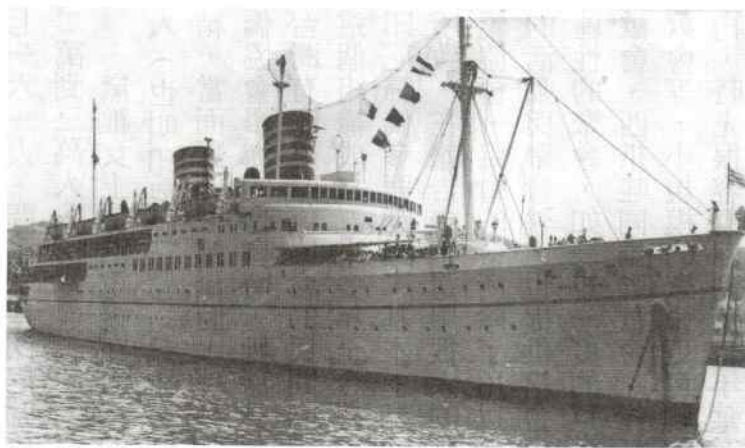
黛維指出，印尼華人的離開印尼到台灣，有的不完全是經濟的原因，主要為接受更高的教育與尋求更好的生活。他們的離開自然也影響了印尼，主要是

來台深造的學生，後來成為醫學界、科學界、教育界、文化界等的專業人才與專家，加上一起出走的資本等等，對印尼來說，此項外流，意味著人才與資本的損失，真可惜。

在前章節所提，印尼華人在印尼所處地位，依黛維的說法，荷印時期，華人做為政府統治結構的中間階層，在經濟上從事小規模貿易，及各島間商業行為。荷人及歐人是上層人士，而印尼土著為低層的人，無形中華人與印尼土著社會也成隔離狀態。印尼革命運動初期，尤其是當日本戰敗，荷印政府重新回來接受政權時，華人的行動被土著認

定為親荷人的。

一九四九年荷蘭與印尼兩方所舉行的圓桌會議，確定了華人在印尼的命運。印尼政府認定凡是在印尼居住和出生的華人將被認為印尼籍國民。但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有三十九萬華人拒絕成為印尼籍國民。而華人也陷於中國人歷來所認定的血統原則，未作現實的應變。此種雙重國籍的問題，終於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由中國與印尼兩國外長



圖為日本興安丸 (Koanmaru) 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載了一千四百位印尼歸僑抵達基隆港，這是印尼歸僑返台最多的一批。

在萬隆簽定國籍條約而有所重新認知。華人可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與印尼間作選擇。結果出現了一個問題，不願加入印尼籍也不願成為中國籍的親台灣華人，成為無國籍民。

國籍問題的選擇也突顯了兩個中國的爭執割裂了印尼華人社會。兩個中國的政治勢力延伸到海外的印尼華人社會。親台灣的華人社會在一九五八年因台灣政府協助蘇門答臘叛亂而遭蘇加諾政府敵視而削弱。與此同時，印尼政府關閉了親台灣的華校、團體、報社、大企業。親台灣華人社會活動大為縮小，並遭受很大經濟損失。

在黛維女士的資料中指出，全印尼華校在一九五七年時共有一千六百所，其中親台灣的有七百所，五十六所為教會主辦，其餘為親北京的。華人學校只辦到高中，高中畢業後如學子要繼續升造，只有到中國升學，或到台灣，受荷校教育的華人子弟可以到荷蘭就學。當時華人要念印尼大學受限制並不容易。

印尼獨立後，民族意識隨著興起，地區性以華人為攻擊對象的暴亂時有發生，政府對華人之政策採緊縮手段，排華傾向明顯。黛維女士列舉了一些印尼

政府排華措施：例如在經濟方面採取優惠土著限制華人經濟措施；一九五七年實行對非印尼籍華人抽人頭稅；一九五九年印尼總統十號令，禁止外籍華人在農村鄉下經營商業。後者的十號令對華人是致命的打擊，這也是促成約有十萬印尼華人回到中國，約二萬印尼華人回到台灣的人口大移動的主要原因。

這批浩浩蕩蕩的返國潮。有一個特別的狀況，即這些人自印尼出境後，不准重歸印尼。即所謂單程者。那時的景象，在印尼的用辭幾近「驅逐」。後來黛維女士在訪問中得知，返台灣者有曾被海關人員指說：「如果走了不要回來，如果回來不要帶武器。」（...Kamu pergi dari sini jangan kembali lagi ya, Kalau kembali, jangan bawa senjata...）狼狽中有屈辱。

一九六〇年代到回台灣的華人的人數究竟有多少？黛維曾表示，問了幾個有關機關始終找不到確實的答案。台灣僑務委員會表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間，大約有一萬七千印尼華人來到台灣。台北英文雜誌Free China Review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

七一六一人。問了一些印尼歸僑則說有二萬到三萬人。

黛維女士特別重視在台灣印尼華人（也叫印尼歸僑）對印尼的懷舊情結，當面對印尼歸僑時，或參加印尼歸僑協會舉辦的聚會時，她深受感動。在台灣有印尼歸僑協會的民間團體組織，這個組織成立五十多年至今持續運作，印尼歸僑參與踴躍，基本上是懷舊情結所致。在報告中她還用很大的篇幅寫歸僑協會，協會的會所除了用以舉辦該會的活動與聚會外，也提供給會員舉辦地區性的聚會，如一年一度的巨港同僑聯歡會、西瓜哇同僑聯歡會、錫江同僑聯歡會等，小規模的聚會更可聊聊故鄉風物，時光很容易回到舊時年華。印尼僑協會出版有會刊，每兩月出版一期，其內容除報導會務、會員動態外，印尼新聞、掌故、風光等也佔很大的篇幅。會員同僑手握會刊，思鄉情緒油然而生。

在訪問中黛維發現印尼歸僑有三個家，大陸祖籍的家印象模糊甚至沒有印象，台灣生活了幾十年，是生活的家，在這裡組織家庭，並有子女後代，而印尼是心中的家鄉。